

IRACEMA

伊拉塞玛

[巴西] 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IRACEMA

伊拉塞玛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京)新登字 002 号

José de Alencar
IRACEMA

Editora Ática - Rua Barão de Iguape, 110
CEP 01507 - 900, São Paulo - S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拉塞玛/(巴西)阿伦卡尔著;刘焕卿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8

ISBN 7-02-003893-X

I. 伊… II. ①阿…②刘… III. 长篇小说-巴西-
现代 IV. 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334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印制:王景林

伊拉塞玛

Yi La Sai Ma

[巴西]阿伦卡尔 著
刘焕卿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3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3893-X/1·2953

定价 10.00 元



作者像

译者前言

我以虔诚的心情，把这本拙译捧献给尊敬的读者。

巴西文学是南美洲，乃至世界的一支劲旅。凡是读过巴西文学史，或对巴西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晓得浪漫主义文学及其最大的代表之一，若泽·德·阿伦卡尔在巴西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实际上，真正巴西文学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在此之前的巴西文学被认为只不过是“葡萄牙文学的海外篇”，或说是巴西民族文学的前期尝试。印第安主义文学才是纯粹的巴西内容和题材、纯粹的巴西语言和艺术风格，地地道道的巴西民族文学。若泽·德·阿伦卡尔是印第安主义文学最著名的代表，而《伊拉塞玛》是阿伦卡尔印第安文学著作的最佳作品，是巴西，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枚璀璨夺目的瑰宝。

《伊拉塞玛》是一本小说，但也被认为是一部散文诗。它以严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优美生



动、诗一般的语言反映了巴西殖民初期，印、欧人结合的史实侧影。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个多世纪以来，它对陶冶人们的情操和塑造巴西灿烂的文学星空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据巴西大百科全书资料，在纪念《伊拉塞玛》发表一百周年的时候，《伊拉塞玛》一书在全国登记注册再版次数就已超过了一百多次。其读者之多，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一九八九年，我到塞阿拉首府福塔莱扎出差，在那里，伊拉塞玛的名字可真叫响亮：公司、剧场、商店、街道乃至餐馆都以她的名字命名，伊拉塞玛的分身法真不亚于孙悟空，几乎是无所不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小说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尤其在其故乡的土地上，不能不说是家喻户晓。这也是促使我翻译这本小说的原因之一。

百年之后的伊拉塞玛，还是那样甜，那样美，那样神采奕奕，光艳照人。这是她自身的资质和魅力所致，就像本书讲的那样，她直到死的时候，“秀美仍然留在她的躯体中，宛如芬芳留在落了枝的艳丽花朵中一样”。

这支艳丽的、不凋谢的花朵，百年来已经并将永远亭亭玉立，流芳于巴西和世界人民之中。现在她向中国读者走来，愿她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并发出同



样浓郁的芬芳。

这里，有几个翻译问题敬告读者：

一、书中“PAJE”（帕若）一词原系印第安语，后被接受为葡萄牙语词汇，帕若是印第安人的精神领袖，集神父、先知和巫医于一身，在印第安人部落中，有与酋长相等的地位，类似于我国藏族的达赖和班禅。汉语中，无对应词，故用了音译。

二、书中在提到伊拉塞玛时，均用“VIRGEM”（处女）一词，在当时，这个词和“姑娘”一词通用，因为该词本来就有姑娘的意思；但在该书中还有另一层含义：漂亮的伊拉塞玛是神父帕若的女儿，被定为天神的妻子，故含有“圣母”的意思。但在此，直译为“圣母”，也不妥，因此，在书中，根据不同情况，除译为“姑娘”外，还译为“圣女”或“处女”，就是为表达这番意思。

三、书中的“JENIPAPO”和“GRAJURU”的果实都是印第安人用来画身的染料。JENIPAPO 系茜草科植物，而 GRAJURU 在中文中，尚找不到对应词，故音译。

四、冬天这个季节，在南、北两半球呈现的景象不一样，因而，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印象也不一样。冬天



在北半球，开始于十二月至日（21日），结束于三月昼夜平时（20日）；而在南半球，则开始于六月至日（21日），结束于九月昼夜平时（21日）。这段时间在巴西，正值旱季，气温相对低，雨水减少；但在塞阿拉地区，树木等万物仍然繁茂，而不是像在中国，冬季一到，万物萧疏。

还有一些中国根本没有的鱼类，字典上也查不到的，只好音译其名。此外，书中的注释一律为原注，译者根据情况略有删减。

译文中肯定还有一些不妥之处，望予指正。不胜感谢。

刘焕卿

二〇〇二年五月

阿伦卡尔和伊拉塞玛

若泽·德·阿伦卡尔（1829—1877）系巴西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和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他属于印第安主义。这是一个不仅竭力颂扬国家历史、关注浪漫人生和巴西过去，尤其关注印第安人及其在巴西民族形成中所起作用的浪漫主义流派。

阿伦卡尔一生写过二十一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对历史，对巴西地区主义多样性和组成巴西社会的不同人种表现了强烈感情。一些评论家说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了“十九世纪巴西的总结”。

现在，向中国公众捧献的这本小说《伊拉塞玛》在作家的所有作品中是极其新颖别致的，其特色归功于作者对书中经过锤炼的语言、节奏和所塑造的形象，所有这些使读者感到，与其说是处于小说的意境之中，毋宁说处于一种诗的意境中。这是一支土著人之歌，它对研究图皮语十分重要，但远不止于此：受浪漫主义大家影响的巴西文学形式是欧洲人所无法做到的。书的作者是一位学者和用彩



笔描画巴西大自然，并嵌入了伊拉塞玛的爱与死的悲剧的“橱窗画家”。

初读这本书，情节可以概括为“一个印第安女子爱上一个葡萄牙青年和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的爱情故事”，这种痛苦是她在面临由于不尊重其民族文化常规而产生的良心上的负罪感。《伊拉塞玛》也可以理解为被欧洲基督徒征服的年轻的美洲的象征（伊拉塞玛〔IRACEMA〕和美洲〔AMERICA〕两个名字，在葡萄牙语中是由相同的字母和字母数组成的），它（或她）在被征服（或说相遇相爱）后，必须与尊重前辈规矩的“自然秩序”相冲突或在与殖民者痛苦的共处所造成的矛盾与困难中生活下来。

这里，我高兴地表达我对翻译者的敬佩之感，他勇于尝试使中国读者了解这样一部连现在的巴西青年都读不太懂的、风格别具的著作。《伊拉塞玛》的世界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世界，一个充斥着巴西动植物的世界，一个绝对远离中国文化和思想观念的世界。在这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要设法找到两种文化十分困难的对应值，尤其要接受翻译的局限性问题。而那一系列中国所不存在的，也根本无法翻译的动植物，恰恰造就了真正的巴西特色。

原中国驻巴西使馆文化参赞刘焕卿先生还把作者的生平材料和一些注释也翻译了出来，为读者更好地了解若泽·



德·阿伦卡尔所讲述的如此遥远的世界提供了更有力的工具。一个在巴西工作多年，深为了解《伊拉塞玛》之精髓的人，并在它的激励下进行艰苦翻译工作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作品的美学力量。同时，也使我们记起对衡量所有艺术作品的基本真理：它的普遍性和超时代性。因此，我们希望年轻的伊拉塞玛和她所钟爱的马丁也能深入到中国读者的心灵。

巴西驻中国大使

阿丰索·塞尔索·德·奥乌罗·普列托

一个新世界

阿伦卡尔一八六五年发表《伊拉塞玛》。这里，我想同这本书和今天和我一起读这本书的人们做一交谈。同样，阿伦卡尔也同他那个时代，同他的故乡的人们交谈过，同他故乡的第一批居民交谈过。

应该知道，那个时代有一种要把新世界变成新世界的追求：一种自一八五〇年废除贩卖黑奴以来兴起，由进步思想所支持的发展物质财富的追求；一种掌握大自然、改变大自然，并以进步的名义最大限度地超越大自然的追求。

《伊拉塞玛》诗歌就是致力于讲未开化状态的。它在传记作者所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经过诗人、小说家之手的加工，对殖民者和殖民地之间的这种爱情和残酷、“联系与暴力”同时存在的矛盾关系进行的概括和提炼。

马丁和伊拉塞玛之间的单纯、质朴的爱情在此文中可理解为阿伦卡尔同他那个时代人的对话；理解为以大自然的名义对诗情的要求，理解为对新世界的新人痛苦诞生的记忆。马丁和伊拉塞玛的儿子莫阿西尔的名字就是“痛苦



之子”的意思，他活下来了，但母亲却为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生活的要求到一八六五年和诗的要求已经背道而驰了，并成为居统治地位的要求了。

阿伦卡尔同塞阿拉的第一代居民（马丁和伊拉塞玛）的交谈称为“翻译”。同生活相距如此遥远的诗歌努力去拥抱和恢复一个距离缩到最小的时刻：十七世纪，发生在所谓的野人中间。

这就是诗人作品的伟大和成功之处。

读者被带回到一个以新的世界出现的世界，一个野人的世界，一个尚未被认识和掌握的世界里。

阿伦卡尔在此书之后的信是这样写的：

“在野蛮状态下的路是不存在的；这不是有待知道的事。它是在森林、田野和一定方向上走出来的。”

“像路一样，一切有待它去拓展。名字是在人们做事的过程中产生的。本诗从取名中产生，这种取名也伴随着做事的全过程。”

如此，“悦人沙丘”的取名就是这样的：

“海上的渔民远离陆地和他们子孙熟睡的草房，整天驾船奔波在海鸥飞翔的大海上，十分痛苦。当他们回来第一眼看到大沙丘时，欢乐便回到了他们的心里。因此，人们说，这是一座使人快乐的沙丘。”



生活和诗的密切不需要人们用两种语言表达。整个词是生活的语言，也是诗的语言。

然而，大海的战士马丁打破了这种和谐。他的沉默掩盖了他征服者的语言。对他来说，对土地的眷恋只能是暂时的。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诱惑或暴力来征服它。

他是一个缓慢、隐蔽的侵蚀，有时是暴力的过程的代理人，这些被相继称为传教、进步和发展……

这是一个只在诗一般的金木猴耳环酒中可能碰到的赎救时刻的过程。诗已经不是生活，尽管它向生活敞开着。

“这已经是世间往事了。”

圣保罗大学教授

泽尼尔·坎波斯·赖伊斯

第一版序言

朋友：

您将在您风景如画的庄园里，在你们夫妇的欢乐和希望的化身——子孙满堂的甜蜜家庭里见到这本书。

我想象那是在午间最炎热的时刻。

正午时分，炎日的如火之光照射在故乡的沙滩上；鸟儿哑然，万物打蔫儿，大自然忍受着强烈的热带阳光照射之苦，这种阳光强烈得可以铸造人间创造力的两种最光辉的表现——金刚石和天才。

孩子们在墙根下玩耍着象征牛群的动物小骨骼。多少年前，我也是在一个距离你的住宅不远的另一个地方这样玩耍的。和蔼可亲和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让人打开绿色的椰子，或将之做成甜美的椰子甜食给刚从外面远足归来的丈夫解渴、消暑。

这时，请您打开这本来自京都的不意之作，对其做一浏览，以便让您的被大事占据的心灵轻松下来。



或许，这可驱散我的这巢穴之爱，或许，会使刚刚重现心头的童年往事片断飘忽萦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相信，当打开这本小书时，您定会感到一种和谷地上传来的一样浓郁的野外香波。掠过蜡棕的亮光闪闪的叶片和鲜花覆盖的乳香黄连木的轻风又把这芬芳散播开去。

这一香波凝结着对故乡的情怀，它现在和将来都永远萦绕着故乡，就像孩子的目光总不离开对着他微笑的母亲的面庞一样。

这本书是塞阿拉的。它是在那里，在那水晶般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构思出来，然后，又在充满对一个处女形象的生动回忆的心灵里涌流出来的。我把它写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在粗糙的房屋凉台上，在果园清凉的树阴下，在吊床轻轻的摇摆中，在沙滩上簌簌吹拂的清风里，或椰子林的沙沙声中读到它。

我把它寄给您，因为您那里是它的摇篮。

但是，就这样，对一个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或许有些朋友已经忘记，只有被不停的淡漠记起的久别家乡的儿子寄去的这本书的命运将是怎样的呢？

它将不乏取得热情的对待。我们田野的轻风好像洋溢着那么多原始的美德，没有一个居住在那里的民族没



有受到这种美德充满生命的芬芳的启迪。我只担心这本书在我的土地上会被当作外来者或客人对待。

然而，当谈到悦人沙丘这个名称时，如果它为善良的塞阿拉人，被比在繁荣时期更不幸的弟兄们所尊敬的塞阿拉人所欢迎，那我相信，我的灵魂之子将在他父亲的土地上感受到家庭的亲密与舒适。

另一些儿女的名字定将在政治和科学领域里使我们的省更显赫；在他们中间，我的名字，当第一位创造了这个名字的人把它光辉地带来时（作者和他创造这个名字的父亲同名），就消失了。

在这种时候，无比勇敢的塞阿拉人的英雄之剑，在战场上，正收获着光荣的战利品。不能为自己的故乡增光的人，就只好用古代儿女的粗犷曲调不拘一格地歌唱她的传奇。

请欢迎这第一本讲述同乡并献给同乡的小书吧。

这一要求是将此书寄给您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您读过它之后就会明白了。

讲到情节，使我想起许多事，也许，应该提到阅读这本书之前来讲，以免引起一些人的惊异，同时，也可回答另一些人的批评和关注。

然而，我总是和序言唱反调，在我的观念中，这些